

▲ 玉壶冰心

## 栽种一弯笑容

□ 张金刚

走过40余载春秋,我已明白人生所有的酸甜苦辣、悲欢离合都需面对,过去的就让它过去,无需留恋与叹惋。故而,我愿在每一天栽种一弯笑容,坦然以对,笑待余生。

拉开窗帘,再次与阳光谋面,不能不说是一种“胜利”。这也是突如其来的人生际遇,给予我最深的领悟。我曾被无数抗疫勇士口罩上方那一弯坚毅乐观的笑容所感染、所激励,继而抛却一味的恐慌,微笑着写下阳光的文字,打理平常的日子,并传递给更多的人。虽然,我们还需戴着口罩过些时日,但生活总要继续,在街头、在公园、在车站、在餐馆,以及每个核酸检测站点、每个需要扫码登记的公共场所,彼此投以弯弯的眉与眼,那便是世间最温暖、最亲切的相逢。

往往,我们对路人微笑频频,可对最亲的人却毫不掩饰内心的情绪。我也常常如此,直至母亲耳背得需要当面喊话,我才深懂不该这样,毕竟“有妈的日子”如今显得弥足珍贵。

母亲听力骤降,跟她对话,她不是打岔,就是木木地没有回应。我有时烦了,说一遍不再重复第二遍,甚至只与父亲、哥哥、串门儿的邻居聊聊,将母亲摞在那里。偶然瞥见母亲深陷的双眼一直不安、失落、惊惧地瞅着我们,怕是在想我们在议论她,有事瞒着她?

于是,我不管在忙啥,总会不时温和地冲坐在阳光里的母亲一笑,她也一笑;待会儿,我再一笑,她也再一笑。从此,一弯笑容成为我与母亲交流的最佳方式,竟发现其实她一直都在瞅我,捕捉我的笑容,再回应我的笑容。渐渐发现母亲开朗了许多,两眼不再忧郁,寂寥的小院又笼上了久违的温馨。

▲ 流金岁月

## 种麦时节

□ 刘志中

随着寒露时节的到来,天气愈发凉了。那树上的叶子被微风一吹,就会打着旋儿轻轻飘落下来,往日大地呈现出满目葱茏的景象,如今不经意间变得肃穆深沉起来。

俗话说:“秋分早,霜降迟,寒露种麦正当时。”我记得,每到寒露节前,农人就开始打理农具家什,筹划耕种,准备甩开膀子拉开一场种植小麦的拼抢战。

那时,没有现代化的农用设备,干农活儿全凭牛马驴骡、人拉肩扛。村庄外大部分地块都地净茬光,静默地等待着农人翻耕劳作。种植小麦得先用犁铧把土地深翻一遍,使牲口的把式手扶犁铧,甩着鞭子,犁铧下深翻起来的一卷卷泥土,犹如一道道翻涌而起的浪花,甚为壮观。整个田野里,回荡着使唤牲口的吆喝声和喧闹声,呈现出一派辛勤耕耘的忙碌景象。那新翻耕的大片大片黑油油的土地,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泥土芳香。

耕完土地后,还要用牲口拉上耙子把地平整一下,然后才能耩耩撒种。那时候播种小麦,有人在前边拉,后边的人耩耩,还得有人拉着石碾子,把播种后的麦垄压实。记得生产队上的庆顺爷、老联伯、十妮叔都是种

有笑有爱的家,气氛是活跃的,否则,便是凝滞的。不止对母亲,对父亲的田间劳作、对爱人的默默付出、对孩子的点滴成长、对亲戚的真情援手,我都会报以会心的笑容,以维系、滋润最宝贵的人间真情。

看到一则新闻:位于喜马拉雅山北麓的一个哨所,终年被积雪冰川覆盖,方圆三十公里都是无人区,驻守于此的班长吴杰每天精心打理着一盆盆假花,给它们浇水以显得更有活力、有生机,甚至跟它们微笑聊天。荒凉孤独无法想象,可他们为了完成使命,愿意栽种一弯笑容……

与他们相比,我们为了工作、生活,焦灼忙碌,辛苦辗转,又算得了什么?我常爱到早市夜市、街头巷尾走走,发现并爱上了胡同口、大桥下、街路边、小区内摆地摊、开小店的老板们,以及行色匆匆的快递小哥那灿烂的笑容,虽然每个人的故事不同,但对生活满满的热爱却完全相同。生活不易,只要我们心存感恩,心怀希望,积极乐观,定会成为人生路上甘苦、冷暖自知的强者。

时光匆匆,年岁渐长,我感觉自己的心渐渐柔软了、沉静了,虽仍保有那份天真,但却不再毛躁,只因越来越愿意微笑面对遇到的所有。我愿对走出贫困、走向振兴的家乡微笑,对亿万万年永不老去的山川微笑,对春种秋收、滋养生命的粮食微笑,甚至对坎坷挫折微笑,对伤害过我的人微笑,或粲然一笑,或从容一笑,或付之一笑……

每一天都是新的,又将我向中年深处再送一程,也会有更多的挑战、更多的快乐迎面而来。但无论如何,我将会给生活更多笑容,因为那“一弯笑容”当是对岁月的温柔一击。

栽种一弯笑容,你我的世界就都亮了!

▲ 心灵物语

## 秋天的栎树

□ 郭小郭

风萧萧,雨潇潇,黄叶层落,秋天随着一场雨的到来渐浓渐深。隔窗望去,雨歇云散,雾蒙蒙的世界好似在打着瞌睡,无精打采。临近傍晚了,我决定出门。

在公园专门修建的两千米健身跑道上快步走,女儿突然斜仰着头望着一棵高大好看的树问我:“那棵树是什么树?”我不假思索,告诉她:“栎树啊,在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中出现过,在很多文章中都出现过。”

真是一棵好看的树呢!不似白杨树那般顶天立地,也不似桃树那样伸手可及,它有两三层楼那么高,离远点可以看雅致,凑近了可以看娇艳。但无论离得远还是站得近,都可以欣赏栎树秋天特有的美,那美,真可以让人惊个趔趄。

很多人如我,最初不识栎树,名字不甚好记,仅仅惊异于它的华美,可一旦知道了名字,心中便莫名多了些骄傲,好像认识了一个大人物。有栎树的秋天,美中多了别致,瞧去,栎树葱葱茏茏的华盖上,盖着一层红红的又有点发黄的精致的“小灯笼”,特别像古老的纸糊的灯笼,有边有角有棱。那里面是它的果实,隐隐地可以看到,正在灯笼里美美地睡觉。一棵树身上,有黄有绿有红,有半绿半黄、半黄半红,层层叠叠,浩荡,壮阔,你说美不美?

时令已是晚秋,气温下降,色彩渐淡,幸而还有栎树,把秋天多彩的层次尚能延长些许时日。

有风来,灯笼响,灯笼落,连大人也忍不住好奇,停下脚步,弯下身子,捡拾起一两个,笑意盈盈地看,转过来转过去,舍不得丢掉。小孩子就贪婪多了,捡了一个再捡一个,遇到更喜欢的,换掉手里的,总也停不下来。“灯笼!好看的灯笼!”“铃铛!红红的铃铛!”他们嘴里喊着,心里乐着,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笑。

我想,栎树该有一首好听的歌才对,属于它自己的,像茉莉花有自己的歌,白杨树有自己的歌。栎树的歌在秋天的傍晚被一个穿红裙子的女孩唱起,整个公园的人,走着的,坐着的,都会侧耳聆听。样子像什么?像初见栎树时那样,好奇又惊喜。

据说栎树代表着思念、向往与青春,那它在思念谁?向往什么?有怎样的青春?不用问,答案就在那层层叠叠的绿色、黄色和红色织就的深秋里!

▲ 书窗漫笔

## 用心挖掘 以情呈现

——读纪实文学《丁玲在抬头湾的日子》

□ 秀川

日前,闲来无事,浏览河北省文联微信公众号,萧桦先生的纪实文学《丁玲在抬头湾的日子》一文,引起我的浓厚阅读兴趣。一口气读完,心潮起伏,难以平静。倘若说有什么阅读感受,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,那就是:用心挖掘,以情呈现;大处着眼,小处落笔;亲切自然,鲜活生动。

用心挖掘,以情呈现。用心用情用功书写,是一句老话。说心里话,当下一些作家经常把这话挂在嘴边,令人遗憾的是,真正付诸实践的作家不是太多。读完《丁玲在抬头湾的日子》一文,人们欣喜地看到,在这方面,萧桦先生做到了,而且做得非常出色。诚如作者在文中所言:“我要用脚丈量丁玲走过的这条小路,去拜访一个诞生名著的村落。”

大处着眼,小处落笔。耳目所及,写丁玲的文字多如牛毛,而该文则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丁玲在抬头湾的那年、那月、那事,鲜为人知。而该文举重若轻,娓娓道来,如唠家常,作者驾轻就熟,一些史料信手拈来,在不知不觉间,带您走进丁玲在抬头湾难忘的日子。

亲切自然,鲜活生动。该文接地气,带露珠,“有真意,去粉饰,少做作,勿卖弄”(鲁迅语)。尤其是方言、土语和生活用语的大量使用,读之感觉更加真实、可信,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、穿透力,使得文章鲜活、生动了许多,这无疑是对萧桦先生多年“行走故乡大地”,常年坚持文本训练的最好馈赠和回报。诚如著名作家宁雨老师所言:“好的文章就是人说话,说平常话。怎么把入话说出点味道来,也不是那么简单。对于多数的写作者来说,则需要长期有意识的语言训练。”

自古圣贤皆寂寞。和萧桦先生聊天得知,《丁玲在抬头湾的日子》在他手中压了三年,其间,历经数次修改,才得以与读者见面,这种写而不发,淡泊名利,甘于寂寞,沉潜之深,可见一斑。

东汉王充《涉深水者观蛟龙》中言:“涉浅水者见虾,其颇深者察鱼鳖,其尤甚者观蛟龙。”该文小切口,大主题,无不彰显出作者的炽热情怀。行云流水,收放自如,宛若一坛老酒,醇香绵厚,韵味悠长,毋庸置疑,这为书写纪实文学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写作范例。

本版投稿邮箱:yzwbxjd@126.com

责编:龚朋建 编辑:张增梅 美编:李丽